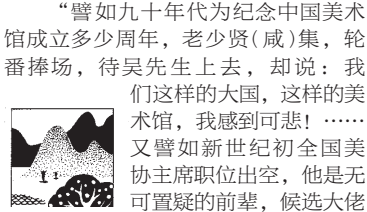


陈丹青是丹青高手，写文章也漂亮。吴冠中先生以 90 岁高龄逝世后，他撰《吴冠中是个文艺青年》一文缅怀前辈，没有说一般的好话、套话，而是通过几件亲历的往事，画龙点睛，把吴先生写活了。下面摘录几段：

“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，张仃先生、吴冠中先生、袁运甫先生，还有我，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。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，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，他颤巍巍巡看一过，毅然说道：‘我一个都不招！’‘那么，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？’他应声叫道：‘最高 60 分！’”



从冬天闯进夏天

厌倦了纽约州漫长而寒冷的冬天，今年忽然渴望逃离，哪怕只有几天也好。于是有了一次佛罗里达海滩之旅。刚出机场，就嗅到了温暖潮湿的空气，亲切而熟悉。冬季的佛罗里达，气温还有二十好几度，对我们这些北方居民来说，真的是夏天的热度。原来冬天和夏天的距离，只隔着三小时的飞行，如此简单。

骤然从冬天闯进了夏天，从内陆飞到了海滨，有一种类似“穿越”的生疏感。终年在热带阳光照耀下的佛罗里达，人种和民风都与北方不同。人们面部的表情都是热烈明朗的，不像在肃杀的严冬中裹在厚重大衣领子下的脸庞，总是一片拘谨和严肃。这里的高速公路路况也好，路人驾车的风格也更加奔放，不必在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地挪步，时刻担心路面打滑、刹车失控。

这次主要是去了佛罗里达群岛，也顺道游了一回迈阿密。佛罗里达群岛的英语是“Florida Keys”。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双关的意味。“key”源自西班牙语，是“小岛”的意思，这里的每个岛屿几乎都叫做“key”。但在英语里“key”是“钥匙”的意思，也可以说这些群岛连在一起，形状就像一把老式的细长钥匙，静卧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中。群岛最南端的西礁岛（Key West），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屿，是海明威的故乡，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

热带海水的颜色，与北方地区也不一样。迈阿密和西礁岛的海水，都带着淡淡的珊瑚绿，而北方大海的颜色则是真正的蔚蓝，天气不好时甚至有点墨蓝。热带的沙滩上是极细的白沙，北方的海滩沙子就比较粗了，颜色是金黄的。佛罗里达的绿海水和白沙滩，与泰国的风光是极相像的。两地的纬度应该差不多，气候、生态、人种也很相似。去年夏天到过北方的海滨城市波士顿和罗德岛，那里的海滩不太干净，特别是罗德岛的海滩，大概由于岸上积淀的海藻太多，发出重浊的腥臭味，我待不了多久就被熏跑了。

在西礁岛的海滩就闻不到一点海腥味，甚至令我怀疑海水是不是咸的，还亲自尝了一口作鉴定。这里的海水十分洁净，清澈透明，有“玻璃海浪”之称。有人戴着潜水镜，在近岸处浮潜。站在靠近礁石的地方，没膝深的水里，还能清晰地看见很多颜色接近透明的小鱼小螃蟹，在脚边游来游去。我甚至发现两条十几厘米长的鱼，几乎伸手可以捞起。难怪离我不远的地方就有两只白色头颈的大鹈鹕浮在水上觅食，看见小鱼就一头扎进水中吞下。海边也有很多人在钓鱼，一位老先生很轻松就钓到了一条双髻鲨的幼鱼，又放回了海里。在阳光明媚的时候，乘坐玻璃底的游船出海，海水的能见度极高，可以看清海底的珊瑚礁和大大小小的海鱼。

佛罗里达有各种各样的海鸟，除了海鸥，常见的还有鹈鹕、海鸬鹚、白鹭等等。在高速公路上，路边时常能看见海鸟的尸体。而在纽约州，倒毙在路边的基本上是松鼠、浣熊、豪猪、鹿等哺乳动物，由此也可以看出两地物种结构的差异。

空中不时还有成群的大雁飞过。想起秋天在纽约州四处看红叶，也看见了很多南飞的雁群，原来它们是飞到这温暖美丽的南国来越冬了。还是它们更加自由，终年在不同的季节和风景之间穿梭。不知道此刻我遇见的一群，会不会曾在北方与我邂逅？它们当时在空谷中的鸣声，是不是跟我今日相期的约定？

这里的海景其实很单调，只是一望无际的海，一望无际的天，加几朵云，加几只鸟，加几艘帆船，加几片岛屿和棕榈树林。淡淡的蓝，淡淡的绿，淡淡的阳光，淡淡的风。可就是这样淡淡的无边无际，可以让人整日地沉醉流连，恋恋不去。真想化身一只自在的鸥鸟，从此与大海相守相恋，生生世世。

之一，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，弄得四座哑然。他说：我要是出任主席，头一件事，美协解散！”

“2004 年春，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，吴先生刚抽完血，右手撑着左臂的肘弯，腰板笔挺，神色凛然。那是我末一次见到吴先生，看到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等候着，我有点吃惊，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。”

寥寥几笔，点到为止，是中国传统的写意画，再解释，便是狗尾续貂了。在现代文明社会中，这图画却有些讽刺的味道，个中深意，只能意会。

由此我想起了林语堂说过的一段话，做文人，要带点丈夫气，说自己胸中的话，不要取媚于世，这样身份自会高。要有点胆量，独抒己见，不随波逐流，就是文人的身份。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，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……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。

贺虹梅路越江隧道开通

庄木弟

浩荡浦江流上海，
骏飞坐叹落霞间。
巨龙潜越梅香渡，
天堑何妨故里还？

除了念佛以外，戒嗔也有一些机会去学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，教这些内容的便是戒嗔的几位师父。因为师父们觉得，既然生活在社会中，就不能偏离现实太远，若是除了佛法以外，其他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。

戒嗔的几位师父中，智慧师父出家前曾经是一个语文老师，智缘师父出家前也是学习中文的大学生。两位师父空闲的时候会轮流讲些课程，只是内容仅限于语文和少数一些历史课程。

师父们也议论过，这样教授弟子们，会不会太偏了，是否要搭配一些其他理科的课程，但是他们二人互相推着让对方教理科，最终还是都在教语文。

戒嗔和戒傲曾经私下议论过，师父们为什么不教其他科目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肯定不是他们不想教，而是他们自己就不擅长理科。

当然戒嗔和戒傲从来没有把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师父，因为我们都觉得，揭师父的短，不是一个温顺善

当兵时，我曾在贺兰山麓经历翻山越岭的日子。这里说的，却是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翻山越岭的故事。

那是 1980 年秋天，作为首届夜大学中文系学生，我们跨进了华师大校门。身处百废待兴的年代，刚刚摆脱“文革”噩梦的我们，自然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。争分夺秒，克难攻坚，就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说来奇怪，如今回想 30 年前的校园，最令我难忘的，既不是波光粼粼的丽娃河，也不是灯火通明的文史楼，而是校园门口那高高的中山路桥。因为那时，我经常在满天繁星下，骑着自行车，翻越那座桥。桥很陡，翻越桥面，需要鼓足勇气，仿佛翻越一座山岭。渐渐地，骑车跨越路桥成了终身难忘的意象，“翻山越岭”成了夜读生活的缩影。

在“翻山越岭”的日子里，我们接受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。钱谷融先生说，文学就是人学。对我们这一代而言，人学是多么重要的一课！阶级斗争时代，人际仇视、冷漠、对立的弊端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驱除这一烙印，需要文学的滋养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5 年的夜读给我们以直接的帮助，使

文化杂咏·魅力

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

古道西风韵最佳，剑桥挥别赴光华。
两年休学从头学，魅力无边天净沙。

英伦学子柏森文，出自贵族豪门，入剑桥法律专业，三年级矣。忽一日，从友人处闻马致远天净沙，竟为其景其情所迷。遂休学两年来复旦专攻古诗词。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于此可见一斑。此亦可为一味崇洋，妄自菲薄者戒。光华，复旦也。古之卿云歌云：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复旦之名即由此。



良的徒弟该做的事情。智慧师父常说，教写文章比较容易。以前他教学生，是教怎么用最优美的词汇把事情说出来，而教书里的弟子，则只需要告诉我们怎么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楚就可以了，毕竟

字和病句多，但是相对于这篇文章的作者而言，你简直就是大师了。”

想了想，总觉得戒傲师弟的话也不是好话，不过想着师父布置的任务，戒嗔还是大度地和戒傲合作，把文章中的毛病挨个找了出来，再由戒傲师弟抄录在纸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一把把昨天的答卷拿给了智慧师父。智慧师父粗略地看完我们的答卷，并没有给出评价，只是把文章又交到我们手中，让我们再看一看后告诉他结果。

晚上回到小屋，我们再次看施主的文章，边看边冒汗。原来文章中的错处远比我们昨晚找到的多很多。昨天看文章的时候，我们笑得太开心，以至于寻找得不是太仔细，疏漏了很多。

戒嗔想，师父之所以不满意，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吧，我再次整理了施主文章中错误的条目，竟然比第一次多了一倍有余。戒嗔翻来覆去地看，觉得这次定然没有疏漏了。第

我们懂得关注人的命运，关注人的感情世界，理解人，关心人，尊重人，激励人，也使我们提高了语言文字修养，提高了表达思想感情的准确性、感染力。

在“翻山越岭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获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。毫不夸张的说，我们的任课老师们，是一个优秀教师的集合体。经历了“文革”，结束了被排斥和冤屈的命运，他们

重上讲台，充满激情，对我们这批“迟到的大学生”怀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和关心。他们扎实的学问，精彩的表达，使听课成为一种享受；他们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，给我们以强烈感染。至今记得，祝文品老师上写作课，像美术课教素描一样强调写生，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一样批改作业；陈孝全老师教现代文学史，以充满诗意的语言、精准的分析，吸引人、感染人；王智量老师教俄罗斯文学，经常大段背诵作家作品，具有火一般的激情，表

达了历经磨难、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。而这一切，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心里。

在“翻山越岭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获得了人生的磨砺。当时，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求学。一是时间匮乏，二是压力沉重。我的夜读 5 年，前 3 年在读冶金企业管理，全是理工课程，课业负担很重；后两年在钢厂当党委书记，工作压力很大。同时，孩子尚在襁褓之中。因此，夜读生活确是人生的一次磨砺，真的很苦。当时，那么苦为什么还追求呢？实在是一种文学情结，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念头。因此，珍惜每一点时间，没有休息天，以星月为伴，与时间赛跑，坚韧地完成学业。毫无疑问，这种磨砺形成的惜时如金、克难攻坚精神，使人终生受益。

记得当年我写过一篇作文，题为《上海的山》。我说“上海没有山，但我们天天在翻山越岭”。那是我的真实感受。如今，我们已是退休老人，然而，翻山越岭的岁月依然留在脑海中，激励我们继续学习，做永远没有毕业的学生，过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。

入学过程颇费周章。

孙云卿先生将其三十年间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结集成书，我由衷地为他高兴，向他表示祝贺。这三百多篇文章大多发表在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副刊上，作为当年的责任编辑，我曾是他的“第一读者”，如今重读，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晚报复刊不久，作为刚入门的新手，阅读作者来稿是一门必修的课程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看稿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那时我们的临时社址与一家工厂上下为邻，门卫形同虚设，许多作者就这样直接找上门来，后来都成了朋友。那位中年男子自报家门：他叫孙云卿，塘沽中学语文教师。我放下手头工作，接过了他带来的两篇稿件，当场看了起来。记得当时我还是有点欣喜的。为什么呢，因为这两篇稿件篇幅很短，每篇三百来字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因为老编辑们规定我们组一个版必须有七到八个“头子”（题目），而当时可作补白的短稿很缺。就这样，我留下了稿件，也留下了作者的通讯地址。

稿子比较快地刊出了，云卿自然很高兴，那时候报刊不多，能在晚报上发篇文章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便开始有了交往，并逐渐成为好朋友。

在交往中我了解到，云卿是一位烈士子弟，他的父亲是新四军的一名营长，在他还没出生时便英勇牺牲了。是他那位伟大的母亲，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，供他上大学，所以云卿事母至孝。他许多文章署名“美芳子”，我曾觉得诧异，怎么起这么女性化的名字。后来才知他母亲名美芳，他是为了纪念母亲才起这个笔名。

云卿喜欢读古人的笔记小说，每有会意，便写成小品。说实话，“夜光杯”的作者中，有不少中学老师，他们的特点是文字比较规范，逻辑性较强。但往往严肃有余，活泼不足。但读云卿的文史小品，却觉得生动有趣，他寓理于故事之中，没有说教的成份。他选材于熟人生事（这是我们选取文史稿的标准之一）。因为是“熟人”，读者就会有兴趣，而“生事”，又全然没有了“炒冷饭”的感觉。

时光过得飞快，如今云卿已进入古稀之年，但他依旧性格开朗，读书、绘画、作文，怡然自得。加上一双儿女事业有成，第三代活泼可爱，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。

云卿出版这本集子的初衷，是想在人生旅途中留下一点印痕，相信大家读了他的书之后，会从这些印痕中找到自我，产生共鸣，这恐怕是超出了云卿的最初愿望。

本名为《闲富品小录》序

二天一早，戒嗔和戒傲早早地跑到智慧师父屋子里，得意地递过纸去，结果师父只看了开头，又把文章退给了我们。

师父说：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文笔固然不美，叙述的时候也很不连贯，但是他所说的故事是极好的。我给你们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其实是希望你们看到故事中的真情实感，而不完全是它的错字和病句。

戒嗔和戒傲两人有点儿惭愧地对望着，仔细去回想那篇文章的内容，忽然发现师父讲得没有错，除去文法上的缺陷，那实

在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好文章。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如此，有时我们因为苹果上有疤痕，便去抗拒和贬低整个苹果，我们甚至忽略了，这可能是一个美味无比的苹果。

任何事物本身都不会完美，如果我们一味地寻找它的缺点，结果可能是荒废我们的时间，如果我们细心发掘它的优点，或许会因此让我们进步。

达了历经磨难、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。而这一切，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心里。

在“翻山越岭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获得了人生的磨砺。当时，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求学。一是时间匮乏，二是压力沉重。我的夜读 5 年，前 3 年在读冶金企业管理，全是理工课程，课业负担很重；后两年在钢厂当党委书记，工作压力很大。同时，孩子尚在襁褓之中。因此，夜读生活确是人生的一次磨砺，真的很苦。当时，那么苦为什么还追求呢？实在是一种文学情结，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念头。因此，珍惜每一点时间，没有休息天，以星月为伴，与时间赛跑，坚韧地完成学业。毫无疑问，这种磨砺形成的惜时如金、克难攻坚精神，使人终生受益。

记得当年我写过一篇作文，题为《上海的山》。我说“上海没有山，但我们天天在翻山越岭”。那是我的真实感受。如今，我们已是退休老人，然而，翻山越岭的岁月依然留在脑海中，激励我们继续学习，做永远没有毕业的学生，过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。

入学过程颇费周章。

达了历经磨难、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。而这一切，深深地铭刻在了我们心里。

在“翻山越岭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获得了人生的磨砺。当时，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求学。一是时间匮乏，二是压力沉重。我的夜读 5 年，前 3 年在读冶金企业管理，全是理工课程，课业负担很重；后两年在钢厂当党委书记，工作压力很大。同时，孩子尚在襁褓之中。因此，夜读生活确是人生的一次磨砺，真的很苦。当时，那么苦为什么还追求呢？实在是一种文学情结，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念头。因此，珍惜每一点时间，没有休息天，以星月为伴，与时间赛跑，坚韧地完成学业。毫无疑问，这种磨砺形成的惜时如金、克难攻坚精神，使人终生受益。

记得当年我写过一篇作文，题为《上海的山》。我说“上海没有山，但我们天天在翻山越岭”。那是我的真实感受。如今，我们已是退休老人，然而，翻山越岭的岁月依然留在脑海中，激励我们继续学习，做永远没有毕业的学生，过健康而有意义的人生。

入学过程颇费周章。

岁月留痕

严建平

序跋精粹

